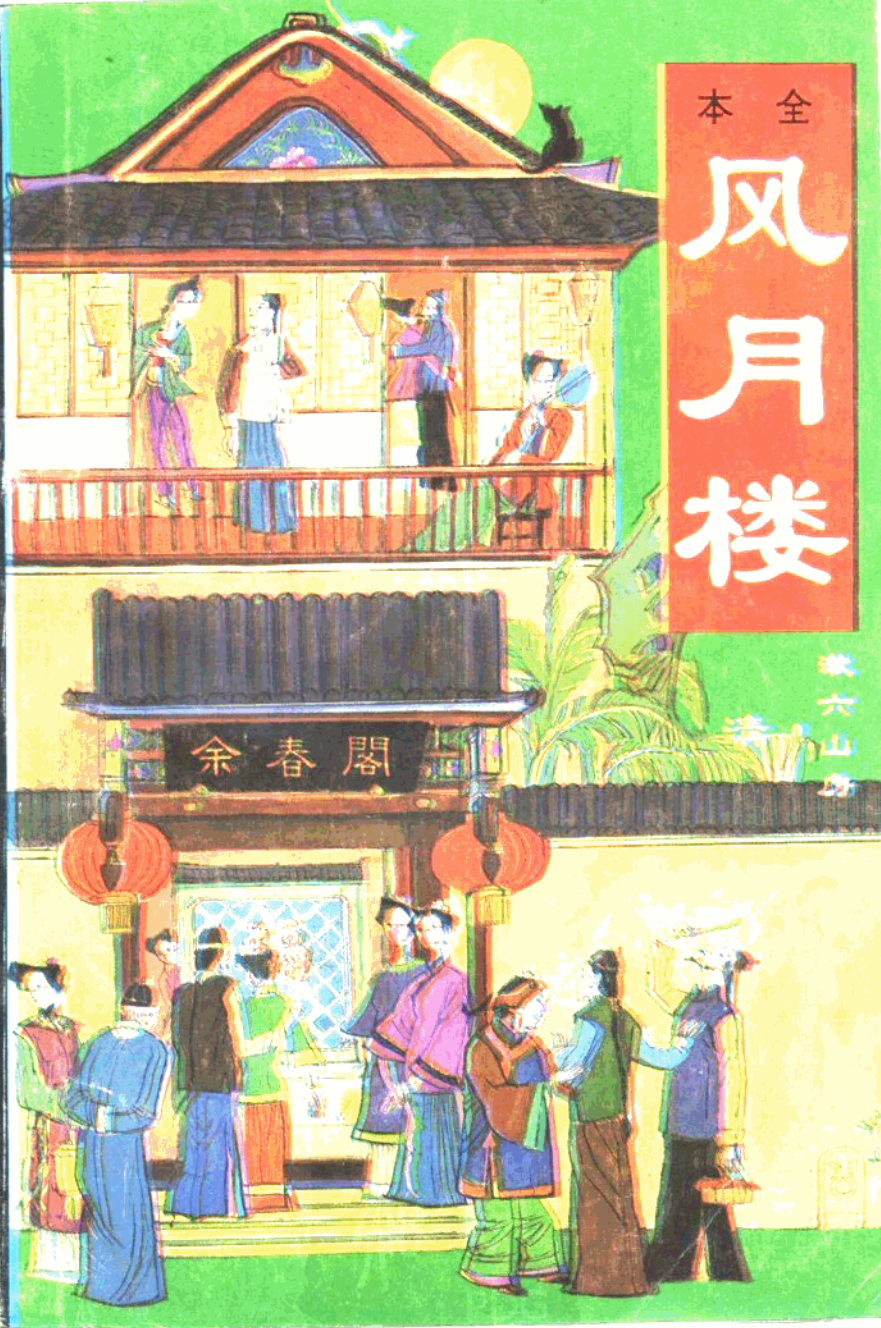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本

风月楼

第六山房

余春閣



谈谈《风月楼》

王 平

一

自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，仿效者靡然风从：续红之作有之，逆红之作亦有之；仿红之作有之，学红之作亦有之。久而久之，“特以谈钗黛而生厌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，知大观园者已多，则别辟情场于北里。”于是，所谓“狭邪小说”者，便应运而生。这些作品的目的，大都是为了“实写妓家，暴其奸谲，谓‘以过来人现身说法’，欲使阅者‘按迹寻踪，心通其意，见当前之媚于西子，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；见今日之密于糟糠，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’。”（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鲁迅先生从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揭示了狭邪小说产生的必然性；而这类小说的出现，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。

自道光以来，清政府日益腐朽衰败，社会风气日趋堕落污浊。高官显宦、富商巨贾沉缅于花天酒地之中，恣意于青楼妓院之内。据《菽园赘谈》称：“京师狎优之风，冠绝天下，朝贵名公，不相避忌，互成惯俗。其优伶之善修容饰貌，眉听目语者，亦非外省能学步，是故梨园坐满。客之来者，不仅为聆音赏技已也。”更为奇特的是，狎客竟可因倡优而得高官。因为这些优伶常出入朝中大员之家，使权贵们言听计从，故可掌升黜之权。一时间，青楼之外，车马盈门；妓院之内，高朋满座。许多文人墨客，受此风熏染，亦置身其中。如《花月痕》的作者魏子安“喜为狎邪游”；《品花宝鉴》的作者陈森“日排遣于歌楼舞馆间，三月而忘倦”。有了这种社会风气，又有了亲身的经历，狎邪小说的问世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而《风月楼》正是这类小说中的一部。

关于《风月楼》的创作主旨，第79回作者有一番表白：“上海滩上的倌人，覆雨翻云，朝张暮李，心术既坏，伎俩更多。将就些儿的人入了他的迷魂阵，哪里跳得出来？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，身败名裂。在下做这部书的本旨，原是要唤醒诸公同登觉岸，并不是闲着工夫，形容嫖界。”因此，小说将那形形色色的妓女描摹得淋漓尽致，“怎样的把客人当作瘟生，如何的敲客人的竹杠，各人有各人的面目，各人有各人的口风。总而言之，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，来供给自家的挥霍。……在下这部小说，把他们那牛鬼蛇神的形状，一样一样的曲笔描摹，要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，一个个回头猛省，打破情关，也算是在下著书劝世的一番好意。”小说的实际情形是否与作者的表白相一致呢？粗略地浏览全书，便可以点首称是，而且其对社会的揭露讥讽还有更广泛、更深刻的所在，这些留待后文细

细讨论。这里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，即小说的题材并不能直接决定小说的优劣高下，关键在于你怎样写，出于怎样的创作意图，又怎样驾驭小说的题材。

对《风月楼》一类的小说，历来评价都不高，胡适甚至称它们“刚刚够得上‘嫖界指南’的资格，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，都没有深沉的见解，与深刻的描写。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，读时无所用心，读过毫无余味。”这种评论未免失之于苛刻。阿英先生早就指出，此类书“是要描绘出这一个特殊悲惨的社会阴影。……故于书中的人物，一一的有所褒，有所贬，有所咨嗟太息，有所嬉笑怒骂。”这虽然是对《海天鸿雪记》的评价，也大体上符合《风月楼》的情况。不能否认，《风月楼》中有大量关于嫖客妓女相互勾引欺骗的描写，作者甚而至于有对某些嫖客妓女的艳羡之情；但从整体上来看，全书还着力于对这个腐朽社会的揭露与讥讽，这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。再者，对于读者来说，还有一个如何读的问题。对同一部作品，怀着不同目的、具有不同审美情趣的读者会得到不同的感受、不同的认识。一部文学作品，距我们的时代愈久远，我们就愈可以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审视、去观照，便可以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反思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《风月楼》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。

这部小说全书共十二集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点石斋刊第一、二集；三十三年（1907）刊第三至第五集；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刊第六集；宣统元年（1909）刊第七、第八集；二年（1910）刊第九至第十二集。每集十六回，共192回。当时刊载时名叫《九尾龟》。

《风月楼》的作者为清末常州人张炎，字春帆，别署漱六山

房。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，仅《谭瀛室随笔》有一简短记载：“张君寓沪久，时为各报馆撰短篇小说，阅者颇欢迎之。后至粤东，任随宜学堂监督，民国光复后，任江北都督府要职，颇著劳勋。自江北都督撤，久不得其消息矣。”据此可知，作者张炎久居上海，又身为作家，故对社会有较深刻的洞察与了解，仕途生涯，又增广了对官场的认识，所以在小说中才能描写得那样细致，那样真实。作者另有《黑狱》、《新果报录》、《宦海》、《反倭袍》等小说行世，而以《风月楼》最为著名。

二

《风月楼》主要取材于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京、津、苏、沪青楼妓院之事，间或涉猎社会其他角落。正如上文所说，小说的主要笔墨用在了对妓女的刻画之上。那一个个登场亮相的妓女，尽管大都娉娉婷婷，娇艳动人，云鬓宝髻，皓腕纤腰，但其心性却一无可取：或拈酸吃醋，或反目跳槽，或逢场作戏，或歹恶毒辣。用作者的话说，这不过是一群吃人的牛鬼蛇神而已。风月场上便是腐蚀心灵的淫窟，戕害人性的地狱。

妓女对嫖客的关系可用一个“骗”字概括，即以色相骗取钱财。小说一连讲述了许多妓女行骗的故事。常州的纨绔子弟方幼恽专程去上海嫖妓，见了名妓陆兰芬后，失张失智，一幅呆相。陆兰芬心里却打开了小算盘：“起先我看他是个寿头码子，所以对他一笑，并不是有心吊他的膀子。但他既是个有名的富户，料想总肯花几个钱，做妓女的钱财为重，不免折些

志气，将计就计地去拉拢他。”于是，“便放出手段来，那一双勾魂摄魄的媚眼连飞了方幼恹几眼，又向他略略点头”。只这几下，已使方幼恹入其机关。但方幼恹虽出身富家，却爱财如命，一毛不拔。陆兰芬眼觑方幼恹不肯主动挥霍，便连骗带抢，逼方幼恹为她代买了一对价值七百两银子的戒指，又抢走了方幼恹两千两银子的汇票。这还不算，当方幼恹要离开时，他又从方幼恹手上勒下一个约值一千多块洋钱的戒指。方幼恹还想让朋友刘厚卿帮他要回汇票，刘厚卿很有感触地劝道：“并不是我不肯出力，实在现在上海堂子中的馆人十分乖僻，非但敲竹杠，斫斧头，不肯放松一点。你就是花了整千整万的银钱在她身上，不说一个好字，何况你的银票已经到了她的手中，要再去挖她的出来，是休想的了。不如歇了这个念头吧！”一席话说得方幼恹无言以对，虽内心不甘，也毫无办法。

刘厚卿可以说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，但没想到竟落入妓女张书玉的圈套之中，硬逼着刘厚卿为她开销五千洋钱的帐目。刘厚卿想一走了之，却被张书玉一把扭住，撒起泼来。最后在朋友的再三劝解下，刘厚卿还是被敲去五百银子才算作罢。还是这位张书玉，又瞅准了另一位富翁、浙江候补道李子霄。第一次相逢，张书玉见李子霄“手上戴着三个金刚钻戒指，晶莹夺目，光彩照人，身上穿着一身外国缎子的衣服，颜色搭配得甚是匀称，更兼仪表轩昂，身材俊伟”，“晓得定是个有钱的阔客，便有心要笼络着他”。于是她使出浑身的解数，要引李子霄上钩，隐隐约约露出要嫁给李子霄的意思。“怎奈李子霄虽然见色心迷，却毕竟是个花丛老手，有些见识，晓得上海的时髦馆人，不是可以娶得回去的人，拿定了主意，凭着张书玉怎生说法，他总不去兜揽”。张书玉便想出一个极恶毒的主意

来，在莲子羹中暗下了巴豆，李子霄喝下去后，大泻不止。张书玉又是落泪，又是烧香。“一天到晚，竟是坐在房中动也不动，连饭也不肯吃，只随意吃了些稀粥。只是愁眉泪眼的坐在床上，看着李子霄。到了晚间，更是衣不解带的殷勤服侍”。一大早又说要去庙里求仙方，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回来，设起香案，恭恭敬敬地煎起药来。这所谓的仙方，不过是三钱薏米，三钱冰糖。但张书玉心中有数，在药汤中暗暗地掺进了专解巴豆毒的糯米。李子霄吃下药后，顿时的头目清凉，再也不泻了。张书玉“又不惜工本，殷殷勤勤地服侍了他几天，把李子霄骗得服服贴贴”。李子霄终于上了钩，将张书玉娶回家去。张书玉嫁人之后，又装得规规矩矩，安安稳稳，李子霄将钞票银洋，帐簿珠宝，都交与张书玉收管，差不多有两万多银子。张书玉看着时机已到，趁李子霄出去应酬，将所有钱物席卷一空，溜之乎也。直气得李子霄咬牙切齿，连呼上当。

还有一位阔少沈仲思为了挥霍嫖妓，竟以假死欺骗自己的父亲，闹出了天大的笑话。沈仲思见李子霄娶了张书玉，便也要娶妓女洪月娥。洪月娥早就有心要敲沈仲思的竹杠，便一口应允，只是让替她还掉六千洋钱的债务。沈仲思高兴异常，亲手将六千洋钱的期票交给了洪月娥。谁知从此洪月娥踪影全无，还串通同伙向沈仲思要人。经过这一番闹剧，沈终于认识到：“青楼妓女，本来十个倒有十一个没有良心。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番阅历，以后须要看破些儿，只好逢场作戏，随便应酬，断不可再上他们的当，那就明知故犯，一误再误了。”这也正是作者刻画这些青楼妓女的良苦用心。

小说还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妓女被扭曲的灵魂，即使他们不想存心骗人，也绝不可能再有什么爱情可言。妓女陆晚香见

章秋谷为人慷慨，性格温存，“心上盘算了一会，竟一心一意的想要嫁起章秋谷来”。章秋谷被她缠不过，只得含混答应。但心中毕竟很不踏实，便设计让戏子赛飞珠去试探陆晚香的真心。陆晚香经不住赛飞珠的挑逗，不仅以身相许，还将章秋谷送给自己的戒指转赠了赛飞珠。还有妓女苏青青，因家境窘迫，被哥哥卖为妓女。她从小与辛修甫相识，便想嫁给他，也算有个着落。辛修甫想着法儿，试过了苏青青几次，却试不出什么破绽来，心中十分欢喜。恰巧他的夫人又因病死去，便想娶苏青青为妻。为了保险一些，他又一次设计试探苏青青，假装自己已被官府通缉，要只身逃往日本。苏青青却表现得很坚决，再三声称今生今世再不嫁第二人，辛修甫到哪儿，她也要跟到哪儿。辛修甫这一喜非同小可，“暗想这个苏青青，居然能够始终不变，立志不渝，在上海馆人里总算是难得的了”。自此以后，两人平空又添了几分恩爱，只商议那临时嫁娶的典礼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章秋谷突然出现在了苏青青面前。于是苏青青将要嫁辛修甫的海誓山盟抛在了脑后，重新操起了旧业，当场被辛修甫捉住。苏青青明知道事情已经决裂，却不慌不忙地为自己找到了台阶，虽然不能再提嫁人一节，但嫖客妓女的关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。由此不难见出妓女那厚颜无耻、难以改悔的心性。正象小说所说的那样：“堂子出身的人总是一般脾气，……耳濡目染的都是些无耻的行为，司空见惯，不以为奇，竟不知人世之间有廉耻。就使她们的嫁人果是真心，没有什么歹意，但是她们见惯了这些勾当，不知道妇人名节是最重的事情，哪里好做得良家的妇女！”

既然妓女都是这样一种心性，那为什么还有众多嫖客执迷不悟呢？用妓女金小宝的话来说，就是客人自家情愿。这些

嫖客，或是富家阔少，或是百万富翁，或是风流浪子，或是泼皮无赖。他们大都已有妻室家小，却不甘寂寞，纷纷投身到青楼妓院，追欢买笑，纸醉金迷，以填充他们那空虚无耻的灵魂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作者仅仅停留在对这些嫖客被妓女骗取钱物的讥笑上，而未能深刻揭示出这些嫖客把女性当作玩物的兽性与淫欲，甚至还有美化某些嫖客的描述，这是小说的不足。小说还为妓女卖淫这一社会毒瘤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章秋谷的一段议论实际上就是作者的观点：“据我看来，青楼妓女自然大半都是些无耻丧心之辈，然而替她们设身处地细细想来，却也怪她不得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堂子里的倌人，做的本是迎新送旧的生涯，若不说着假话哄骗客人，哪里有什么生意？没有生意，岂不要倒贴开销？你叫她的良心，如何好法？大凡一个好好的良家女子，无可奈何做到了这行生意，已是可怜，做客人的，应当可怜她，爱惜她，不要扳她的错处，把她们当作个暂时消遣的名花好鸟一般，方是做客人的道理。”又说“依我看来，花柳场中，只可暂时取乐，就如行云流水一般，万万不可认真，免得后来烦恼。譬如一树名花，种在那水边篱落，临流照影，姿媚横生，你就天天载酒看花，暂时领略也未尝不妙，何苦一定要伤根动叶，把她移到家中？……大抵上海的倌人，只好把她当作名花娇鸟一般，博个片时的欢乐，若定要将她娶到家中，就免不得要煞风景了。”非常明显，在作者看来，妓女不过是象花鸟一般的玩物，供男人赏玩消遣，他根本不能理解出卖肉体者的痛苦与悲哀，也就不可能揭示出这一丑恶现象的本质原因。因此，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，总不免要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：受蹂躏糟踏的妓女成了罪魁祸首，而那制造这一丑恶社会现象的肇始者反而成了受害人。这是需要我们认真

辨别清楚的。

三

丑恶的社会现象必然有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，《风月楼》以辛辣犀利的笔触描绘了晚清社会的腐朽腐败，上至中堂尚书，下至知县胥吏，无不中饱私囊，假公济私，欺下媚上，丧尽天良。人们从中不难窥测到清廷必然灭亡、必然沦为半殖民地的迹象和结局。这是小说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。

首先，小说将清政府的卖官鬻爵揭露得十分真切。无锡的乡绅康己生连秀才都考不中，却花一万多银子捐了个道台，后来竟做到江西巡抚。因老太爷死去，在家守制三年，然后又去京城谋官差。在别人的指引下，他找到了吏部的书办刘吉甫。别看书办官职不大，却掌管着官员的升迁大权。康己生要谋得一任道员，刘吉甫张口开价要三万五千两银子，最后以三万两银子成交。康己生喜孜孜地等候着好消息，不想却被吏部查了出来。康己生吃这惊不小，心中二十四分的着急。还是刘吉甫深知内情，知道吏部尚书喜欢一位叫佩芳的戏子，用一千两银子将这位戏子买通。于是这位戏子设计让康己生面见了吏部尚书，康当面敬献三千两银子给了这位尚书，一场舞弊案子便被遮掩了过去。不久，康己生便得到了浙江杭嘉湖道的肥差。谁也不会相信，堂堂的道台大员竟然就是这种货色，然而这就是清政府的真实面目，一点儿也没有夸大。

那么，一个小小的书办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本事，公然营私

舞弊，纳贿招权，其中是什么缘故呢？小说做了详细的交待。原来各部尚书虽然权重，但不过在任三五年，对部里的情形不熟悉。而书办却是世代代世袭下来的，从小的时候，就把本部的历年档案记得烂熟。每件公事都要援例办理，他们便趁机作起弊来。譬如某事得了贿赂，明明可以驳斥的，他一定要着法儿引出一个例案来，叫你核准。那一边没有走他们的门路，他就有本事又去拉出某人某人的旧例来，平心驳斥。那班堂官都是尸居余气的，过一天便是两个半日。就是明知道他们在外边作弊，无奈本部办公都仗着他们，也就只好眼开眼闭地装糊涂，不去多管。无怪刘吉甫拍着胸脯说：“我们在部里头当差的人，没有作不来的弊，没有准不来的事情，也没有驳不来的案件。”请看，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正经事可言，其不败亡也真是天理不容！

其次，小说以无情的笔墨揭露了大大小小官吏的腐朽生活。他们花天酒地，渔猎女色，逼良为娼，欺压百姓，聚敛钱财，欲壑难平。就是这位官运亨通的康己生，虽然已年过五旬，也在嫖赌场中混闹起来。看中了个妓女王素秋，花了七千块钱的身价娶了回来，宠爱非常，竟当作正室夫人一般。康己生家中已有四个姨太太，王素秋本应排在第五，但因她得宠，又有手段，反而成了大姨太。这位王素秋根本不把康己生放在眼里，竟然与戏子勾搭成奸。康己生偷偷摸摸在内书房与二儿媳动手动脚，恰巧被王素秋撞见，边哭边骂康己生：“你这样的一把年纪还是这样的不要脸，成天的和那些娘姨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闹。这还不必讲他，如今索性连自己的媳妇也要拉拉扯扯起来，哪里还象个人家？”虽然挨了一通骂，康己生还是色心不改，当三儿媳娶进门后，他又垂涎三尺。康己生的二儿子风

闻老爷子调戏自己的老婆，气得双睛出火，七孔生烟，便反过来勾引上了康己生的五姨太。另外那位二姨太与三姨太也不甘寂寞，分别与少年家人有了私情。还有康己生的两位堂妹，也是风流场上的活宝。于是，人们给康己生起了个绰号，叫做“九尾龟”。因为康家五个姨太太、两个姑太太、两个少奶奶，九个人都是风流浪荡的宝贝，所以才有这样的“美称”。

广东候补道陶继受两广总督的委派，到上海采办军装。来到上海后，一头便扎到了妓女窝里。他看上了野鸡出身的妓女薛金莲，便千方百计地去讨好这位相貌平平的妓女。薛金莲阅历的客人多了，一下子便摸透了陶继的性情：你越是待他冷淡，他越是转你的念头。所以陶继死命地要和薛金莲攀相好，薛金莲只是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答应，也不回绝，弄得个陶继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，枉是着急非常，不得到口。趁着年底的当儿，陶继打算送一笔钱给薛金莲，说不定能使她动心。谁知薛金莲反而教训了陶继一顿，并不领情。薛金莲一心一意要嫁给自己的相好，却没有赎身的钱，便打定主意向陶继借。薛金莲一改以前的面孔，哄得陶继满心欢喜。陶继本来心中有些不快，到此地步也毫无踪影了，立刻送给薛金莲一千五百块钱的银票。钱一到手，薛金莲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而陶继却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落了个风月场上的笑柄。

常熟县的刘大令是一位不理民事的糊涂虫，他看中了一个丫环，便想把她升做姨太太。正巧这位丫环又与刘大令的侄子勾搭上了，刘大令亲眼看见了他们亲热的样子，不觉得心中大怒。“那一把无明业火，从脚心底下焰腾腾地直冲到顶门上来，按捺不住，当时就要发作。忽然转一个念头，想道：‘家丑不可外扬。这件事情，要是闹出来，别人只说我没有家教，所以闹

出这样的事来，我的面上怎么下得去？’想到这里，便勉强忍住了”。他当即把侄子赶回了老家，又把那个丫环痛打一顿，并要把她卖到上海堂子里头。众人再三劝解，他就是不听，并再三吩咐，一定要卖到野鸡堂子里去。按照当时的法律，卖良为娼是照例禁止的。做地方官的人碰着了这种案子，一定要把犯罪的人重重惩办。而这位刘大令，非但不能禁止，倒反自己把好好的良家女子卖到堂子里为娼。刘大令还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串通一气，欺压良善，为非做歹。这就是地方官员的所做所为。

为了钱财，这班官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楚芳兰的父亲也有着不少的官衔，但为了继续升官发财，竟然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又黑又丑的大麻子。难怪家中的仆人们都看不过去，私下里议论道：“我们老爷拣中这个姑爷，难道是拣他的才貌么？我们老爷的性情，本来是势利不过的，见了他有财有势，所以连忙把女儿嫁他，将来一则好问他借几个钱，二则还好靠着他的势力，自己要个差使。只可惜我们小姐，这样的才貌，却嫁着了这样的人，真是好块肥羊肉掉到狗口里去了！”小说借章秋谷之口骂得更是痛快淋漓：“如今的那班王爷中堂，平时见了人，那脸上好像刮得下霜的一般。只要一见了白晃晃的银子，就是见了他的父母妻子，也没有这般的亲热，顿时春风满面，和气迎人。”清廷上下，就是由这样一般人把持着，可见这个政权已经糜烂到了什么程度。

再次，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，清廷的大小官员更暴露出了自己卑躬屈膝的卖国嘴脸，小说揭露最为深刻的是有关赛金花的情节。八国联军侵华的总统领是德国陆军大将华德生，赛金花当年随夫出任德国公使时，与华德生有暧昧关系。

这次赛金花又与华德生在北京重逢，再温旧梦，分外有情。华德生十分信任赛金花，请她出任与清廷议和时的翻译。赛金花虽然是个妓女，但毕竟良心未泯，趁势劝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，又劝他把以前监禁的中国官员，只要不是“团匪”的头目，都释放出来，华德生都一一答应。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，便有许多无耻的中国官员，钻头觅缝地来寻赛金花的门路。其中最可笑的是那位工部郎中卜嵩廉（即“不爱脸”的谐音），给赛金花请安的手本上竟然写着“沐恩”二字。“赛金花看了，倒不觉呆了一呆，暗想他是个工部官员，我又不是他的堂官，他又不受我的统属，怎么平空地写起沐恩的两个字儿来。吃把势饭的人（指妓女），居然也有人来上手本、称沐恩，真是个有一无二的奇事。”

这位工部郎中穿得衣冠济楚，翎顶辉煌，更兼袖手低头，鹅行鹤步，好像参见上官的一般，对赛金花双膝跪下，恭恭敬敬地叩了四个头，口称“沐恩今天特地专诚来和统率宪太太贺喜的。”所谓“统率”，就是指华德生。卜嵩廉得知赛金花是华德生的情妇，便肉麻地称赛金花为“统率宪太太”，又献上了非常贵重的礼物。原来这位卜大人曾附合过义和团，听说八国联军要将他治罪，吓得东奔西走，找寻门路，总算打听到了赛金花这条路子，于是卑词厚币求赛金花帮忙。这一招果然灵验，华德生非但没有治他的罪，还在中国议和大臣面前讲了他几句好话。

这个卜大人并非是偶然的一位，京城中九卿六部的官员都慑于华德生的淫威，纷纷来走赛金花的门路。“一时赛金花的门外，顿时的冠盖如云，车马杂沓起来，两三天工夫，赛金花收受的那些礼物，几乎挤满了屋子，比那外省的督抚到任还

要热闹些儿。”这一下竟然惊动了清廷的议和大臣洪理章(李鸿章的谐音),也想依靠赛金花来促使尽早签订和约。洪中堂派手下随员携礼游说赛金花道:“如今洪中堂听得华德生很肯听你的话儿,说总算我们中国的洪福,特地叫我前来奉托,要请你在华德生那里,设法劝他一下,叫他退让些儿……这个事儿,竟要靠托在你一个人身上了。……你总要看看洪中堂的情面,也看在国家分上,耽任了这件大事罢。”堂堂的大清帝国,竟然将命运维系在一个妓女手中,怎能不令人悲愤填膺!应当承认,小说对这群忘廉丧耻、贪利蔑义的民族败类,真是没留一点情面,其讽刺的深刻尖锐并不逊于同时的《孽海花》等谴责小说。人们从这些描写中也不难看到中国之所以沦为半殖民地的某些原因。

封建科举制度到了晚清,只不过是装门面的一个幌子,其衰朽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《风月楼》在这方面的描述虽着墨不多,却针针见血,痛快淋漓,令人叹为观止。前面提到的那位康己生,参加秀才考试时,贴头觅缝地打听到了主考官的同年陆太史,便花了五百两银子求了陆太史一封书信。他应考迟到了两天,按规定一概不准补考。但主考官看了陆太史的信后,“究竟那皇上家的关防抵不过同年的情分”,不但准予补考,还将康己生取了个第五名。康己生尝到了甜头,在考举人时又想走走捷径,不料这次却遇到了骗子,白白扔掉了三千两银子。康己生这种不学无术的考生并不是偶然的例外,参加举人考试的白痴大有人在。例如有的把谢安当作了谢灵运,有的把张九龄当作了明朝的宰相,有的不知道高加索在何处,乱猜道“大约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京了”,闹出了天大的笑话。

小说又从另一角度讽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心身的毒

害，尤其是关于乡试考场情景的描写更为真实：“我们中国乡试的号舍，原是最逼狭的地方。那间号舍的地位前后左右，方圆不到一尺，刚刚只容得一个人的坐处，连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；要睡起来，只好和狗一般的，就在那间号舍里头圈着，哪里还有什么地方安放物件。”就在这种环境里，考生要呆上整整一天一夜，吃喝拉撒睡都不准离开。作者痛心地说道：“我们中国科举毒是入人最深的。古今来多少英雄豪杰者，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去，情愿拼着毕生的心血，去博这个无谓的功名。”这说明，小说的作者对封建科举有着较清醒的认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如晚清其他小说一样，《风月楼》虽对各种黑暗污浊的现象进行了讥讽批评，却没有深入地挖掘出其根本的原因，也更不可能指示出一条光明的道路。这是小说的先天不足与局限。

四

作为一部长篇白话小说，《风月楼》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虽然它以青楼妓院为主要题材，但在艺术处理上并未落入低级庸俗甚至不堪入目的泥淖。统观全书，除偶然流露出一些不太健康的审美趣味外，基本上还是算得上雅正的，而且在艺术技巧上也做出了一些成绩。

首先，《风月楼》以细腻生动的笔法塑造了晚清这一特定时代的众生相，从妓女到嫖客，从帮闲到奴仆，无不绘声绘色，毕形毕肖。作者所运用的手法，讲求一个“细”字，在那琐屑繁

杂的日常起居中活画出一个个人物的嘴脸。今天的读者，仍不难把握体察到这些人物的形貌与灵魂。

作者最擅长的恐怕还是对青楼妓女的刻画，尽管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身份，都想从嫖客腰包里多掏出些钱财，但她们的性格特征及手段方式却并不雷同：张书玉大胆泼辣，肆无忌惮；陈文仙老谋深算，不露声色；薛金莲欲擒故纵，引人入彀；姚月仙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；范彩霞装傻卖呆，巧设计谋；王素秋将计就计，先发制人；而陆晚香缺乏主见，常常受窘；金小宝直肚心肠，屡屡受骗……我们不妨看看小说对妓女范彩霞的细致刻画。范彩霞本来不喜欢世家子弟陈海秋，但为了从陈海秋那儿骗些钱用，便装出一副娇痴的模样，哄得陈海秋心甘情愿地拿出了一千块钱的汇票。范彩霞一会儿“把纤腰一扭，一个身体便倒在陈海秋的怀中”，一会儿又“把一个脂香粉腻的脸儿紧紧地贴在陈海秋肩上”，一会儿“把脸一红，飞了陈海秋一眼低着头微微一笑”，一会儿又“春靥眉梢，红生宝靥，一言不发地只看着海秋笑”。把个陈海秋哄骗得心荡神迷，遍身瘫软，“好似雪狮子向火，融化了半边，张开了一张大口，再也合不拢来”。等到钱骗到了手，范彩霞借口要应局，将陈海秋一人留了下来，又嘱咐女仆在茶水中放了安眠药。陈海秋直睡到红日三竿才醒，范彩霞反而怨他睡得太死。以后几天范彩霞又推托肚子痛，陈海秋还以为自己的运气不通，天天跑去看她，范彩霞只是含含混混地应酬了事。这一番描写，活画出了范彩霞应付嫖客的神机妙算。

小说还善于运用漫画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可笑嘴脸，最为生动的一例便是康己生等候报中举人时的场面：康己生从考场出来后，“把那似通非通的文稿抄了几篇送给亲友观